



三九寒冬，修筑潍河大坝的任务下达到各生产小队，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“战斗”，社员们平地起坝，朝五晚九，一天下来像散了架。三餐都在工地上吃，没等吃完，饭菜已经起了冰碴子。作者所在的第三小队进度很快，全大队第一，公社前几名。据说，由于工期提前，劳力回来得早，给全村省了1000多元钱和1500多公斤玉米。

寒冬筑大坝红旗扛回家

三九严冬接到命令 集结修筑潍河大坝

那些年，正值农业学大寨在全国各地掀起高潮。冬闲人不闲，正好可趁此机会整改农田、兴修水利，有的地方还发出了诸如“过个革命年，吃了饺子接着干”等号召。我下乡所在的县委更是勇立潮头不甘人后，描绘了在潍河两岸修建大坝，阻挡潍河泛滥的宏伟蓝图。我也觉得该修，第一次来这里当知青的路上，不就是因为潍河发大水把路冲得七零八落坑坑洼洼没法走吗？

命令下达到大队，大队再把任务分解到各生产队小队时，已经是三九寒冬了。身为生产队副队长的我和队长紧急商量后，就带领着20多个铁杆兄弟出发了，在一个村子安营扎寨后，开始了这辈子中最艰苦卓绝的筑坝劳作。

那几年的冬天非常冷，风很烈。中午，屋顶上的雪即便在微弱的阳光下稍稍融化了一点，还没等落地，就已结成了冰，屋檐下结着粗重的冰凌。冰凌经不住烈风吹，掉下来能把人砸得头破血流。

那时，生产队没什么底货，存粮根本谈不上；有挂马车，牲口棚里再喂养着三五头毛稀骨瘦的老黄牛算是富队；再有就是什么笤帚、扫把、扬场锨之类不值钱的东西了。

群众的生活也十分简单，主食只有地瓜干，忙时能吃上点玉米面饼子，过年过节才能吃上顿白面饽饽。肉蛋是稀罕物，来了客人还不一定有，也就是在那时，我知道了猪肉还有借来借去的。

所以，出夫时的粮食问题成了队里的一大难题。本来口粮就不足，在交够公粮后早已把余粮分到仓净库光，总不能让社员自带干粮给别人干活吧，而且那种活不把人干得少皮没毛骨架变形是不算完的；况且，干这种活，一个劳力一天1.5公斤玉米面饼子也不见得够。

我和队长分工，我负责前线，他管后方。我说，不求吃好，但求吃饱。这要求可把队长愁坏了，第二天嘴上就起了大泡。队长见了粮食眼珠子都放绿光。据说，他到邻村的丈母娘家搜刮，被老丈人一脚踹出来，好在丈母娘心疼女婿，紧追慢赶撵上他，递给他10公斤玉米。



潍河坝

朝五晚九干劲十足 不等吃完菜汤结冰

临上工时，村党支部书记暗示我，要起个带头作用拿第一，只要有一个队上去了，其他队才能跟上，不然必成僵局，不但多耗费时间，主要是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，会有大麻烦。

那坝，底宽36米，顶宽6米，高26米，梯形。分给我们小队的任务是平地起坝，筑30米大坝。

从住地到大坝1.5公里，要走20分钟，从取土区到大坝近0.25公里。

冬天夜长昼短，凌晨5时，天依然黑着，借着淡淡的月光，能稍稍辨识前面的小路，只有小推车和铁锨伴随着我们急匆匆走在去工地的路上。筑坝的半个多月里，我每天走在这条小路上，眼睛总是半闭

半睁，瞌睡阵阵袭来，连路是什么样的，路两旁有啥都不知道。

一开始还算顺利。一是初来乍到，工程指挥部上红旗招展，大喇叭鼓干劲的广播声很鼓舞人，有股新鲜劲；二是筑坝底阶段，小车不用爬坡，到坝址把土倒下就行。我那20多个兄弟斗志昂扬，把其他队甩在后边。

以后的日子就一天天难了。坝越筑越高，坡越来越陡，不用牲口拉是上不去的，这就不是推车了，而是和牲口齐发力，一齐把一车土抬上坝。一天下来，骨架就像散了，肌肉就像裂了。不但劳动强度大，劳动时间也长，从早5时到晚9时。除了收工后回居住地喝点稀的外，早中晚三顿饭都在工地吃。说

起来真一言难尽，干这样重的活，每顿饭不是两勺豆腐炖白菜就是萝卜炖粉条。好在玉米面饼子管够。不等吃完，菜汤已结冰，添点热水才能将这顿饭吃完；大风把沙子吹得碗里碗外都是，上牙下牙不敢对，只能稍嚼即咽。

最难受的是中间歇息时，已被汗水湿透了的棉袄冰凉冰凉的，仿佛穿着冰衣。汗水不停地顺头发往下流，不等滴落就已结成冰珠，用手一抹，噼里啪啦掉下来。真搞不明白，那些年天冷得能把高大的白杨树活活冻死；风烈得能上房掀瓦。四队的一位炊事员就是在一次送饭的路上，连人带饭被风刮进了沟里，重新做好饭，已是下午3时，这才吃上午饭。

坝顶运土全靠人力 拼尽全力勇夺第一

由于我队进度快，坝比外村相邻的队高出了三四米，在分界处形成了一个大V字形鸿沟，这成了公社干部的心病。公社干部就是心眼多、手段辣，他让双方各出十人站到对方坝上，用对方坝上的土填V形沟。用对方坝上的土填界沟，当然是越多越好，越快越好。由于我们干得快，坝就高，筑好的大坝来不及结冰，土就松软；而对方干得慢，坝体结了冰，不好铲，我们吃了大亏，把我气得大骂了一顿，还差点动了家伙。

最大的难度和艰苦时段是在大坝快筑到顶时，牲口已用不上了，因为小推车到了坝顶牲口回不过头来，必须得人推人拉才能将一小车土送到坝顶，每登高一步就得用上全身的力气。这时我的弟兄们已非常疲惫，必须咬牙挺住，士气一旦垮下来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连夜把几个铁哥们召到面前，讲了后方粮食吃紧，前方面临僵局的困境，是死是活在此一举。有的兄弟站起来激动地说，只要加点歇息时间和次数，紧把手，再炖点肉犒劳犒劳大

家就行，众弟兄豁出去，再拼个三五天就能拿下来。当时，泪珠子在我眼里打转转，我心想，好弟兄，我一辈子不会忘了你们。

就这样，我们连滚带爬终于将大坝筑好了，全大队第一，公社前几名。现在，上书“优胜奖”的红旗还挂在队长家里，不过已是私人藏品了。其他生产队也提前完成了任务。据说，由于工期提前，劳力回来得早，给全村省了1000多元钱和1500多公斤玉米。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大数目。